

# 邪神醉丐

柳残阳 著

(一)



# 邪神醉丐

柳残阳 著

(一)





头的悲痛，已不觉得冰屑雪花吹打在娇靥上的疼痛，她只知道狂奔，狂奔！

根据她小剑靴下时深时浅的足印，显示出她的轻功尚未达炉火纯青的境地，但能在积雪数尺的山道上纵跃飞驰，她的轻功也称得上登堂入室了。

绕峰越岭，沿着断崖飞驰，足足个半时辰，方到了一处雪积数尺的谷口，那尊矗立谷口的丈二巨碑，背面虽被积雪堆住，但前面三个斗大的红漆石字的“冷香谷”，仍看得清清楚楚。

绿衣少女萧凉华，一见“冷香谷”的谷口巨碑，热泪再度夺眶而出，口中也不时发出强抑悲痛的呜咽，同时，身形又增快了许多。

一进谷口，风势稍减，大雪依旧，但往日矗立谷中松林间的崇楼丽阁已不复见，举目看来，茫茫一片银色。

由于进谷不远即是松林，笔直的石道上积雪不多，已能隐约可辨，直达数十丈外的堂皇庄门前。

只见庄门紧闭，高阶石狮上覆满了积雪，只见门楼内两扇黑漆大门上的兽环，闪着黯淡的金光。

绿衣少女萧凉华一见庄门紧闭，惊得不由脱口一声轻啊，一种不祥预兆闪电掠过她的心头，须知她是一个新受严重创伤的惊弓小鸟，经不起肃煞景象的恫吓。

因为往日庄门大开，门下总有三五个男仆坐在长凳上谈笑聊天，显示出他们内心的安详，生活的愉快。

如今，寂静深沉的有些怕人，怎能不令她悚目惊心？但是，她仍然鼓足了勇气，飞身向庄门前扑去。

到达门前，飞身跃上高阶，但她却没有举手叩环的勇气，

因为，她怕看到的景象就像她自己的家一样，尸体狼藉，血流满地，一片腥风可怖的景象。

但是，想到了父母的惨死，家人的伤亡，悲戚愤怒的火焰，熊熊燃烧着她的心田，令她毅然举起玉手，在门环上拍了两下。

“铮铮”之声方落，里面立即有了脚步声！

绿衣少女萧琼华，一听脚步声响，心头立即升起一阵悲、喜、惊、惧的复杂情绪，因而，也本能的双手护胸，缓缓后退，瞪大了杏眼注视着庄门。

一阵门响，庄门沉重的启开了，开门的竟是个身穿灰缎皮袍、头戴飞翅皮帽的老苍头。

开门的老苍头一见门外站着的绿衣少女，神色一惊，脱口急呼：“啊！表小姐，这大的风雪怎的来了？”

绿衣少女萧琼华一见老苍头，宛如见到了亲人，哭喊一声“蓝福”，飞身扑进老苍头的怀里放声哭了。

老苍头蓝福，阅历丰富，昔年曾随老谷主“金背刀”蓝崇仁出生入死，闯荡江湖，一看这情形，心知不妙，不由慌得慌声说：“表小姐别哭，我们厅上坐！”

这时在门房内围火谈天的几个男仆，闻声也惊惶得奔出来。

老苍头蓝福一见，一面扶着绿衣少女萧琼华向里走，一面急急吩咐男仆们，说：“快去请老谷主！”

其中一人，惶声应是，转身向内，如飞奔去。

老蓝福扶着绿衣少女萧琼华穿过门楼，绕过迎壁，径向对面一座装有风门暖帘的高阶大厅走去。

这时，大厅内已闻声走出一个神色惊愕的青衣小童，一

见老蓝福扶着哭泣的萧琼华走上厅阶，急忙将暖帘掀起来。

老蓝福扶着萧琼华走进厅门，立有一阵暖意扑来，厅内另一个侍女则急忙拿起鸡毛掸拂去萧琼华身上的雪花。

恰在这时，屏后也急步走出一个头戴毡缨帽，身穿烟缎袍，花白胡须，面目清癯的老人来。

身穿烟缎袍的清癯老人，目光炯炯，正是摩天岭“冷香谷”的老谷主“金背刀”蓝崇仁蓝老英雄。

萧琼华一见蓝老英雄，“哇”的一声扑跪在地上，同时放声痛哭说：“舅舅，我爹娘死得好惨呀！”

蓝老英雄一听，浑身一颤，面色大变，急上数步，伸臂将萧琼华扶起来，同时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琼儿起来，快些将全般经过讲给舅舅听！”

说话之间，似有不祥预感的望着小童，催促说：“快去请少爷来！”

小童恭声应是，飞步奔出厅去，侍女也将悲声痛哭的萧琼华扶坐在椅上。

萧琼华知道事急迫切，只得一面哭泣一面抽噎着说：“昨夜三更时分，琼儿已经就寝，突然被数声怒喝惊醒，接着更传来兵刃相击的打斗声，琼儿匆匆着装背剑，正待下楼，侍女已连滚带爬的奔上楼来，说前厅来了厉害仇家，爹娘伤势垂危，要我赶快前来通知舅舅，先有个准备。”

话未说完，“金背刀”蓝老英雄已忧急的问：“你娘可说明来人是谁？”

萧琼华颌首哭声道：“娘告诉侍女说是五年前在长白山下，劫镖杀人的汴氏双雄！”

“金背刀”蓝老英雄听得心头一震，脱口“啊”了一声，

顿时怔了！

就在这时，前厅暖帘启处，急步走进一个头戴银丝方巾，身穿银缎亮花公子衫的俊美少年。

少年约十七八岁，生得眉如古剑，目似晓星，胆鼻朱唇，面如冠玉，和善中透着英气，根据他的匆匆步履和神色，显然他已知道了萧琼华冒着大风雪前来的事。

银衫少年先看了垂首哭泣的萧琼华一眼，急步走至蓝老英雄身前，躬身一揖，恭声说：“鹏儿参见爹爹！”

“金背刀”蓝老英雄一定神，立即指着椅上的萧琼华，低沉的说：“见过你表姊！”

银衫少年又转身向着萧琼华，躬身一揖，说：“表姊你好！”

萧琼华一听，悲从心起，非但未起身还礼，反而玉手掩面，放声哭了。

银衫少年看得神色愈加愕然，不由望着蓝老英雄，震惊的问：“爹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蓝老英雄见问，想起兄妹之情，也不由老泪夺眶而出，伤心的说：“你姑父和姑母，昨夜三更时分，已惨遭仇家杀害了……”

银衫少年听得浑身一颤，俊面立变，星目中也缓缓流下泪来，但他略微一顿，立即望着萧琼华，忿声问：“不知加害姑母的恶人是谁？”

掩面哭泣的萧琼华，立即抬起头来，哭声说：“娘说舅舅知道！”

银衫少年一听，又以急切的目光转首望着蓝老英雄，刚呼了一声“爹”，蓝老英雄已黯然一叹，说：“五年前我和你姑父前去塔拉访友，回途路经长白山下，正赶上汴氏双雄追

杀四散逃命的镖师和镖伙等人。

“为父和你姑父觉得汴氏兄弟拦路劫镖已经令人不齿，怎么再容他们斩尽杀绝，是以挺身而出义伸援手，结果汴氏兄弟双双败走，并誓言十年之内必报此仇。

“之后，风闻他们兄弟含恨投奔五台，拜在‘铁臂头陀’净凡门下学艺，净凡以毒沙铁掌著名双臂已练至刀剑不入，此番汴氏双雄艺满下山，必然是有恃而来。”

一旁哭泣的萧琼华接口说：“汴氏双贼，手辣心狠，当时琼儿觉得父母生命危急，怎能贪生逃走……”

蓝老英雄一听，立即含义颇深的插言说：“你这说话就不对了，须知你爹娘久闯江湖，阅历渊博，衡情量势，自知难保，所以才令你尽快逃跑，前来通知舅舅，试问你去了，替你父母又帮得了什么？”

萧琼华一听，不由痛哭失声说：“琼儿去时，厅上尸体横陈，鲜血遍地，爹娘早已倒身乱尸血泊中，我娘被剑洞穿前胸，爹爹早已气绝，男女仆人死了二三十个……”

说未说完，俊面带煞的银衫少年，星目一亮，突然插言问：“表姊是说你去时姑姑尚有气在吗？”

萧琼华哭声说：“我奔至前厅时，汴氏双贼早已走得不见踪影，当我抱起母亲哭喊时，母亲突然睁开满布血丝的眼睛，厉声说：‘快走，快去通知你舅舅，为娘报仇……’话还没说完，母亲就气绝了。”

蓝老英雄听罢，一面流泪，一面神情悲愤的颌首苦笑说：“汴氏双雄，报仇心切，看来此时正奔本谷来了！”

银衫少年一听，剑眉飞剔，星目射电，切齿恨声说：“汴氏双贼不来便罢，果真前来，我蓝天鹏定要将他们粉身碎



骨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蓝老英雄突然睁目怒声说：“闭嘴，你有何本领夸此海口，你自信你的功夫胜过你姑父姑母？跨夫追日，自不量力，血气之勇，终无大成，平素为父是怎样教导于你？”

银衫少年蓝天鹏，一见蓝老英雄发怒，慌得赶紧恭身垂首。一旁的萧琼华，也已吓得停止了哭声。

蓝老英雄见将蓝天鹏震住，趁机望着肃立一侧的老蓝福，怒声说：“蓝福，事已然眉，片刻必争，快引少爷小姐由庄后逃走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银衫少年蓝天鹏和老蓝福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几乎是同时跪在地上。

蓝天鹏首先流着泪说：“不，鹏儿不走！”

老蓝福也俯伏在地说：“老奴追随老谷主，数十年未离一步，如今老谷主势危力孤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金背刀”蓝老英雄已倏然起身，瞋目厉声说：“仆不听主言即是不忠，子不从父命即是不孝，难道你们愿意做个不忠不孝之人不成？”

成字方自出口，厅外风啸厉雪中，突然传来两声隐约可闻的惨嚎！

蓝老英雄听得心中一惊，自然知道汴氏双雄到了，急怒间，用袖一拂吃惊立起的老蓝福，含义颇深的低沉斥声说：“势成垒卵，汝还不知，真是愈老愈糊涂！”

说罢，又转首望着青衣小童，急声吩咐说：“快取金背刀来！”

来字出口，飞身纵至厅门，掀帘走了出去。

银衫少年蓝天鹏，一声不吭，也飞身向厅门纵去。

方才尚坚持不走的老蓝福，这时却改变了主意，身形一闪，挽腰将蓝天鹏抱住。

蓝天鹏猛然扭身，企图挣脱，同时怒声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老蓝福功力不俗，自然不会让蓝天鹏挣脱，这时见问，却不答话，举手指了一指前面的防风门。

蓝天鹏循着指向一看，只见萧琼华已将防风门纸戳破，正紧握双拳，咬着玉牙，睁目看向厅外，显然，她正要趁机看清二贼的嘴脸，以便为双亲报仇。

看了这一启示，蓝天鹏再不迟疑，也飞身纵至防风门前，戟指戳破了窗纸，立有一道尖锐刺肤的寒风吹进来。

蓝天鹏无暇顾及眼痛，凑近纸孔一看，满院旋飞的雪花中，并肩立着一黑一白两道人影，由厅内纵出去的蓝老英雄，正昂然向阶下迎去。

于是，凝目一看，只见穿黑衣年约四十余岁，黑脸、虬须、大眼、浓眉、狮子鼻、四方嘴，这等大风雪的天，依然是袒胸挽臂，露出了茸茸黑毛和坚实的虬筋栗肉，弯臂挺胸，傲然而立，徒手未携兵刃，一脸的凶煞气。

另一人三十余岁，白黄面皮，死鱼眼，八字眉，勾鼻，薄唇，手提蒺藜棒，身着月白衫，神情呆板，目光发直，活似一具棺材里刚跑出来的僵尸。

打量未完，也在身旁偷看的老蓝福已悄声说：“少爷，穿黑衣的是老大汴宝雄，人称‘铁掌太岁’，穿月白衫的是他弟弟汴人雄，由于他心狠手辣，残毒嗜杀，人们送给他一个匪号叫‘白面无常’……”

说此一頓，又以宽慰的声音说：“少爷，这时候你千万不能出去，老爷子身经百战，功力深厚，败在他手下的大人物，

不知凡几，这两个狗贼，老爷子决不会看在眼里……”

蓝天鹏觉得这话有些矛盾，因而不自觉的驳声说：“既然未将二贼看在眼内，爹爹又何必命你带我和表姐逃走？”

老蓝福被问得一怔，但他却迅即悄声解释说：“老爷子这样做，自然是为了进可以攻，退可以走，免去后顾之忧，再说，少爷不出去，二贼也许和老爷子单打独斗，否则，‘白面无常’一见少爷出去，立即和你交上了手，老爷子怕你有失，自然要分神旁顾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厅外已传来蓝老英雄强抑忿怒的声音，谦和地说：“原来是贤昆仲到了，请恕老朽未曾迎候！”

老蓝福一听“金背刀”蓝老英雄的口气，显然是因为蓝天鹏和萧琼华仍在厅内尚未逃走，有意拖延时间，是以，碰了一下蓝天鹏，悄声催促说：“少爷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话尚未完，厅外已传来“铁掌太岁”汴宝雄的哈哈厉声说：“姓蓝的老狗，别给大爷装糊涂了，五年前的血债，我们也该算了！”

已至阶下的蓝老英雄，早知不能善终，但他为了爱子和甥女的安危，不得不虚于应付，因而淡然一笑，说：“老朽业已封刀，久已不历身江湖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铁掌太岁”已厉喝一声：“废话少说，你封了刀，就不偿大爷的昔年血债了？”

厉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黑毛茸茸的巨掌迎空一挥，竟以“泰山压顶”之势，猛向蓝老英雄的天灵击去。

老蓝福一见，知道“铁掌太岁”的双掌有毒，一经接触，片刻必死，为了保全老主人的性命只得望着悬在大厅中央的金背刀，喝声对小童说：“快将老爷子的刀送出去！”

说话之间，回头再看，阶前的老英雄，身形一闪，让开了。

“铁掌太岁”一见，再度一声厉喝，揉身疾进，两臂一圈，疾演“双雷贯耳”，径向蓝老英雄的左右太阳穴击去。

蓝老英雄哪能再忍，只得大喝一声：“恕老朽失礼了！”

大喝声中，不用“大鹏分翅”竟以“白猿献桃”之势，低头躬身，中宫直进，右掌戟张如钩竟去扣“铁掌太岁”的咽喉。

“铁掌太岁”做梦也没想到蓝老英雄会发出险招，惊得厉喝一声，飞身后倒，但他的一双毒掌，仍企图扣住老英雄的掌腕。

就在这时，捧刀奔出厅外的小童，已大声说：“老爷接刀！”

蓝老英雄本待进步欺身，拼着老命不要，也要先毙了“铁掌太岁”，这时听了小童的声音，只得疾演“脱袍让位”！

就在他演“脱袍让位”的同时，他的左掌已被“铁掌太岁”的毒掌拍了一下。

蓝老英雄心头猛然一震，但他无暇多想，因为他仗以成名的金背刀已幻起一道寒光飞到了前面。

也就在金背刀飞向蓝老英雄的同时，木然立在风雪中的“白面无常”面上毫无表情的扬腕一抖，一丝蓝光，一闪已到了小童的左颊上。

小童一声厉喝，翻身栽倒，双手掩面，翻腾惨叫，直向阶下滚去。

蓝老英雄接刀在手一看，神情如狂，厉喝一声，挥刀前扑，径奔“白面无常”。

“白面无常”冷笑两声，也不发话，一挥蒺藜棒，猛向蓝

老英雄的金背刀砸去。

蓝老英雄自知必死，因为他的左掌已开始麻木，是以，一见“白面无常”挥棒砸来，反而连运数十年潜修内力，不闪不避，猛向葵藜棒砍去。

“铮”然一声金铁交鸣，在厉雪大风中，仍溅起了无数火星，老英雄竟被“白面无常”一棒震得蹬蹬退了数步。

厅内观战的蓝天鹏和萧琼华一见，齐声怒喝，飞身向暖帘扑去。

老蓝福已得到了老英雄的暗示，这时一看，果然情势悬殊，为了忠于老主人的最后叮嘱，身形一闪，伸臂将萧琼华的娇躯拦住，同时，戟指点蓝天鹏的“黑憩穴”。

也就在这时，厅外已传来“铁掌太岁”的声音说：“老二，你收拾这老狗，我去厅里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厅外又传来老英雄的疯狂厉喝：“狗贼站住，老夫与你拚了。”

老蓝福一听，知道老英雄已操刀阻止了奔上厅阶的“铁掌太岁”，哪里还敢迟疑，扛起已经昏睡过去的蓝天鹏，望着萧琼华，急声催促说：“表小姐，快走！”

说话之间，飞身已奔至屏后，掀开后厅门的暖帘，匆匆奔了出去。

萧琼华自然了解蓝老英雄的苦衷，有心和自小相爱的鹏弟弟走，又舍不得丢下势单力孤年迈无援的舅舅，如果留下来，又怕真的误了舅舅抽身逃走的机会。

正在进退维谷之际，扛着蓝天鹏奔出后厅门的老蓝福，又神情惶惶的转回来，在屏后一探首，立即焦急的说：“表小姐，将来能替姑老爷姑奶奶报仇的，只有你和少爷了。”

了字出口，倏然转身，扛着昏厥的蓝天鹏，再度奔出后厅门。

萧琼华听得悚然一惊，觉得舅舅的意思也正是如此，于是，一咬玉齿，再不迟疑，飞身向老蓝福追去。

出了后厅门，天空已经黑了，风势愈猛，大雪依旧，游目一看，老蓝福正在角门处等，于是一挥手飞身跟了过去。

转过角门，是一道夹道，刚刚奔到夹道的尽头，便听到前厅方向传来一声惨厉悲忿的惨叫！

老蓝福听得浑身一颤，心如刀割，但他却望着身形一顿的萧琼华，快意的说：“好，老爷子终于干掉了他们中的一个！”

说话之间，非但不转身回去协力去杀另一个，反而加速身法，如飞纵跃。

萧琼华的方寸已乱，无法定神思虑，她觉得蓝老英雄有刀在手，如虎添翼，杀了其中一人，另一人自然也不敌，倒是鹏弟弟昏睡不省人事，需要妥善保护，当然，在大雪纷飞中，她没有注意到蓝老英雄的左掌已渐乌黑。

心念间，已绕过了几座跨院长房，来到一处高墙小门下，前面的老蓝福匆匆拉开小门，当先纵了出去，萧琼华也紧跟其后。

就在萧琼华纵出小门的同时，身后宅院中已传来数声妇女惊叫和惨嚎！

萧琼华听得娇躯一颤，面色立变，身形一顿，脱口一声惊啊！

前面急急飞驰的老蓝福一听萧琼华惊啊，不由回头哽咽着说：“表小姐，不要忘了老爷子的嘱托，少爷还需要您照顾。”

说话之间，身形不停，加速向前面的巨木树林奔去。

萧琼华看了老蓝福泪痕斑斑的老脸，这才恍然想起方才那声惨叫就是发自舅舅蓝崇仁之口，而老蓝福却早已听出来

想到父母和舅舅的血海深仇，以及年方十七岁的表弟需人照顾，萧琼华玉牙一咬，芳心一横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飞身向老蓝福追去。

这时天色已黑，由于雪光的反映，远近景物隐约可辨，但是一进巨木树林，便变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萧琼华只得紧盯着老蓝福，以防失去联络。

老蓝福见萧琼华追上来，放心不少，立即低声说：“表小姐，出了林子就是斜崖，登上斜崖，我们就安全了。”

萧琼华却一面急急回头后看，一面担心蓝天鹏的穴道被制的太久伤了身体，是以，答非所问的说：“蓝福，出了林子就将鹏弟弟的穴道解开吧！”

岂知，老蓝福却断然说：“表小姐不可，您还不知道我家少爷的脾气，现在解开穴道，他仍会奋不顾身的奔回去，老奴当时点得轻微，一个半时辰少爷自会醒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已到林缘，发现林外地面的雪光更亮了。

由于林内漆黑，萧琼华和老蓝福误以为是视线的错觉，也未在意，但奔至斜崖近前回头一看，两人几乎是同时暗呼一声“不好”！

只见“冷香山庄”上，浓烟腾空，火苗点头，显然二贼杀了蓝老英雄和庄汉仆妇后，意犹未尽，还要放火焚烧庄院。

但是，阅历丰富的老蓝福却机警地说：“表小姐，我们要快些登崖，一旦火苗升起，我们就逃不脱了。”

萧琼华听得悚然一惊，恍然似有所悟的说：“你是说他们

是在放火照明，借光寻找我们？”

老蓝福立即回答说：“老奴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飞身纵上斜崖，直向崖巅奔去。

往日斜崖即已崎岖难登，这时风强雪大，不辨崖势，加之老蓝福肩上尚扛着小主人，滑脚陷腿，仆跌屈跪，前进迟慢，十分吃力。但是，身后庄上的大火，却风助火势，火仗风威，眨眼之间，已火蛇飞窜，光亮烛天，将白皑皑的斜崖立即照红了一片，而虽苦奔驰的老蓝福和萧琼华的身影也清晰可见。

萧琼华扶着老蓝福，心中又惊又急，仆倒起立，急急奔驰，时时慌张回头，深恐二贼发现追来。

片刻挣扎，终于登上了崖巅，也就在他们登上了崖巅的同时，崖下已传来一阵得意的哈哈厉笑。

萧琼华芳心一惊，急忙回头，只见崖下雪地上，在火光雪光的反映下，一黑一白两道人影，正风驰电掣般追来。

经验丰富的老蓝福，却看也不看，尽展轻功，加速飞驰！

萧琼华虽有心与汴氏二贼一拼，但她双拳难敌四手，而且功力悬殊，即使能抵挡一阵，另一人仍可去追老蓝福。

衡情之下，毅然转身，加速向老蓝福追去。

崖上是一片较平坦的广大平地，却稀疏的点缀着孤松丛竹，因而显得风势愈劲雪势愈大。

前进不足十丈，身后已响起“铁掌太岁”的厉声大笑说：“掌下游魂，还不停身受死吗？哈哈！”

二贼的身法好快，话声甫落，已距身后不远。

老蓝福一听，知道二贼已到，急忙将蓝天鹏放在一方雪岩后，反臂解下腰间的练子飞抓，同时悲忿的急声说：“表小



姐向东跑，老奴在此挡他们一阵。”

萧琼华早已翻腕撒剑，娇靥带煞，瞋目瞪着汴氏二贼，横剑蓄势以待，显然是关心蓝天鹏的安危，不愿单独逃走。

跟在“铁掌太岁”身后飞奔的“白面无常”一见萧琼华，立即情欲大动，阴沉着苍白呆板面孔，皮笑肉不笑的说：“大哥，这个妮子我要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一提手中蒺藜棒，径向萧琼华奔去。

“铁掌太岁”则咬牙切齿，面露狰狞，炯炯双目盯着老蓝福，戟张着一双黑掌，十指弯曲如钩，直向老蓝福扑去。

老蓝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满面悲忿的望着“铁掌太岁”，一俟对方来至适当距离，大喝一声，猛掷飞抓，闪电向“铁掌太岁”的面门击去。

“铁掌太岁”嘿嘿两声狞笑，根本没将老蓝福放在眼内，虽见飞抓掷到，依然不闪不避。

老蓝福心中一惊，顿时想起恶贼的双掌不避刀剑，于是一拙健腕，急抖索练，企图将飞抓撤回另击恶贼的下盘。

但是，就在他拙腕抖索的同时，“铁掌太岁”一绕双掌，已将飞抓扣住，紧接着大喝一声：“老狗奴还不撒手？”

手字出口，忿力猛收，迫使老蓝福松手。

岂知，老蓝福非但不松手，反而趁势飞扑！

“铁掌太岁”一见，大吃一惊，再想出手，双掌已被飞抓绕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“铁掌太岁”惊愕的一刹那，老蓝福已飞身扑空，运集功力的右掌也向恶贼的面前劈到。

“铁掌太岁”的身手究竟不同凡响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恶贼大喝一声，猛然甩头扭身，同时，双掌抱抓为锤，猛向